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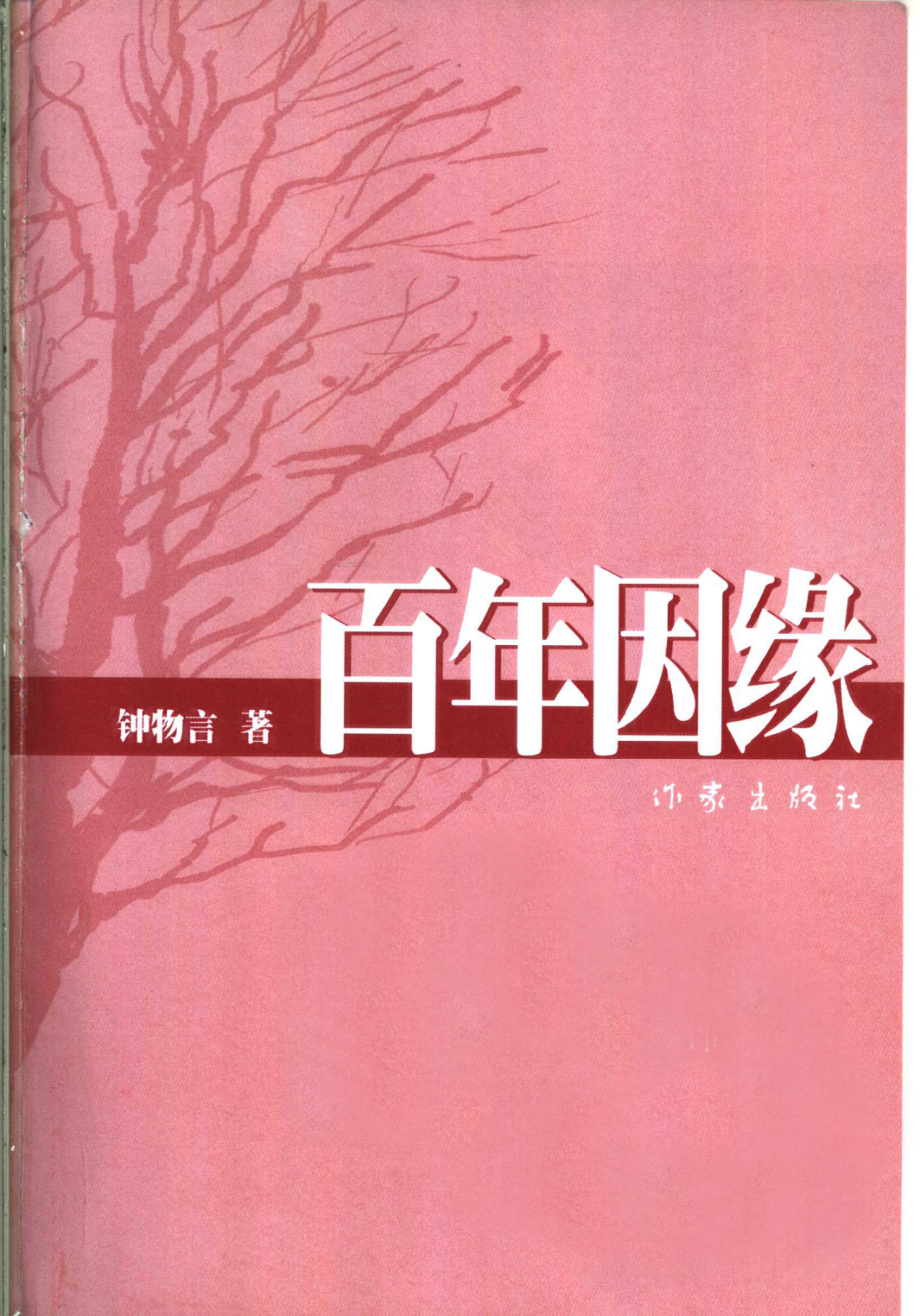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年因缘

钟物言 著

BAINIANYINYUAN

作家出版社



百年因缘

钟物言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因缘/钟物言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9.11

ISBN 7-5063-1799-0

I. 百… II. 钟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N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9009 号

百年因缘

作者: 钟物言

责任编辑: 唐晓渡

装帧设计: 李颖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10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10 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苑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94 千

印张: 12.2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—20000

版次: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799-0/I·1787

定价: 1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鍾物言



引 子

罗氏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跟顾家龙生了两子一女，由此顾家龙这一脉血缘便在光阴里分秒不息地衍生下去。于是，缘生缘灭，就有了这许多顾姓的生命人生。

生儿育女本是天下女人本能的作为，大可不必著书立传。然而，罗氏虽然也是个平常的女人，可她性格中一些并不起眼的特性，却在她子孙们的人生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从罗氏为家龙萌动爱情的那个下午，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了，那因她缘起的顾氏家族的风波却依然汹涌着，看势头是注定要翻越世纪之门，蔓延到下一个世纪去了。

——好热闹的世界！只可惜罗氏未能看到她身后的热闹。不过，即便她真的看到了，她也一定会发现，人间的闹剧并没有什么新鲜，除了生老病死，还是生老病死，再大的喜怒哀乐也还是这个剧情。

红尘的无常与轮回，顾氏家族的红男绿女们到了晚年都理解得很深刻。当岁月风干了他们的欲望和激情，当希望和未来变成往事，他们才发现原本撕心裂肺的一切其实都毫无意义。尽管如此，人生这场戏，顾氏家族的人还是要用情地从头唱到尾。

是上个世纪末，一个秋天的午后，天上挂的还是今天这轮照耀过恐龙的太阳。罗家五小姐午睡后起床，推开窗，立刻被强烈的阳光刺得蹙紧了眉头，可她还是眯缝着眼睛去看太阳，想通过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间。太阳已经偏西了，红城的树木、房舍在东边斜斜地拖着灰色的影子。

五小姐在阳光中愣了一会儿，终于彻底清醒了。忽想起与表姐约好下午上街买衣料，便从梳妆台上拿出粉镜子给自己补妆。午睡睡出一脸的油。尽管这样的脸在旁人看来，会觉得很滋润，可五小姐不喜欢。五小姐喜欢没有光泽的毛绒绒的脸，那样的脸看上去似乎才更像少女。五小姐芳龄十七，年轻得像带着露珠的香椿芽儿。然而，这般年轻的五小姐，就已经本能地开始抵抗衰老了。

五小姐倚在窗前，先把脸上的油抹匀，再扑上一层香粉。又重新描了眉头，抹了口红。镜中的人儿又鲜亮妩媚了许多。五小姐侧着头对镜子里的自己飞了一个媚眼。

这时表姐推门进来了，大声嚷道：“这么漂亮的姑娘捂在家里，实在是埋没了造物主的才能。走吧，窈窕淑女出去亮亮相，才会有君子来求。”

五小姐羞红了脸，举起拳头就要打，两人在房间里追逐起来。然而，到底两人都刚刚穿戴整齐，闹了一会儿也就上街去了。

按红城的风俗，像五小姐这样未出阁的成年女子，是不该在街上招摇过市的。可表姐来自京都，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才不会把

红城的穷规陋习放在眼里呢。

然而，在京都见过世面的表姐，却看上了红城小裁缝的手工马夹，定要做两件带回去，说与其跟他们比华丽，倒不如索性别具一格。

五小姐问：“他们是谁呢，瞧你那么恨。”

表姐愣了一会儿大笑起来：“你说他们是谁？哈哈，他们没有生命，不生不死，顽固透顶，那就是恶俗。”

五小姐没太懂表姐的话，却不再追问，再问就显得浅薄了。

表姐的父亲曾经留过洋，颇受西方思想影响，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开明。表姐虽是女儿身，却没有禁锢在闺房里学女红，而是像男孩子一样进学堂念书，还是“天足会”的首批会员。这些事五小姐知道了，便不再为自己的大脚自卑了。

表姐不姓罗，五小姐说不清表姐是家族里哪一房的亲戚。他们每隔三五年回老家祭一次祖坟，其实是为了旅游观光，祭祀祖宗倒成了顺带的事儿。而罗氏家族却像迎接御驾一般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门亲戚并未给罗家带来什么实惠，所得到的不过是个表面的光鲜罢了。五小姐的父亲是红城狱吏，一千几十年，至死未变。

五小姐受了家里人的熏染，对表姐有一种茫然的崇敬。擅自上街，五小姐也有过一些心理斗争，可是表姐是新派，五小姐怎么能显得守旧呢？到了街上，五小姐还故意表现出坦然的样子，生怕露出别扭，让表姐笑话。

两个妙龄女子走在萧瑟的街道上，是一道惹眼的风景，人们止步注目，窃窃私语。听到有人断言定是一对双儿，五小姐心里很是欢喜。仔细辨别，两个小姐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：都是一样的长脸杏眼，眉毛和鼻子也是一样的端庄精致；只是表姐的嘴唇

稍微厚实，略含豪气；五小姐的嘴却生得乖巧甜美，单单这一点区别五小姐看上去就成了与表姐迥异的闺房淑女。

两人时而矜持，时而说笑，在众人的目光中徐徐穿行，终于进了红城南街绸缎庄。

家龙是绸缎庄的小伙计，见来的是两个年轻小姐，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敷衍起来也格外殷勤周到。家龙生得仪表堂堂，看上去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了，可他与女孩子说话却面带羞色。

五小姐看着他的英姿，感到他的用心，心里便有了好感，也忘了闺秀的矜持，多说了好多话，想以此打破彼此间的陌生。

从那以后家龙英俊羞涩的面庞便常常闯进她的梦，那梦幽幽地发着软缎的光泽和春天的香味儿。

五小姐鼓足勇气又独自到绸缎庄里去了一次，结果根本没见着家龙的影儿，又不便向旁人打听。五小姐回家后便害了相思病，夜不能寐，食不知味。仔细想来，五小姐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，两人之间并不曾言明过什么，去绸缎庄也不是为了约会，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呀，怎么就失去了呢？

挑了好天气带着丫头玲儿又去了。

这次五小姐远远就看见了家龙。他正在陈列柜上取布，把个宽阔的背向着她，一条油黑的辫子一直拖到臀部。

家龙转过身来见了五小姐，脸立刻泛起红晕。正想问：小姐想要点什么？

五小姐却先开口了：“初一那天你怎么不在铺子里呢？”

家龙说：“每月初一我都息假。”

五小姐心里一下通泰了。她说她想做件水绿色的上衣，就是拿不定主意该用什么颜色滚边儿。

家龙拿出一块绿色零布说：“就用老绿吧，绿色配绿色不躁。

再说，这零布比成料便宜得多。”

五小姐一边暗想：这人真会过日子。一边说：“我还是回家把那块布拿来跟这块老绿色的布放在一起配配看”，一边转身就走。

五小姐走后，家龙发现她把檀香扇忘在柜台上了。拿了扇子急急地奔出去，却发现五小姐并未走远，立在一棵柳树下，仿佛在等他。

家龙说：“你忘了扇子。”

五小姐未接扇子，对他莞尔一笑，这才拉了玲儿放开步子走了。

家龙心里怦然一动，却不敢再往深处想。他没对任何人讲，独自把那刚刚萌芽的一点欣喜掐掉了。

二

那时家龙虚岁二十，已经成熟多年，在梦中喷脏物的事情时有发生。只因家道不济，家龙不愿往母亲低矮的草屋里再塞进一窝妻儿。

家龙姓顾，祖辈都是红城西郊的农民，姊妹众多，靠祖辈留下的几亩薄地难以维持生计，一家人便在农闲时忙着做挂面生意。

家龙因上过两年私塾，人又生得白净，父亲便下意识地在他身上寄托了某种模糊的希望。他说不准儿子将来会怎么样，但他相信儿子的人生一定比他的祖辈光亮。他没有让儿子精于农活和制作挂面，而是把他送进城里学见识。可惜还没来得及应验他的预感，他就撒手去了。因为没请过一次先生，也没吃过一副药，

因此也不知是什么病夺走了他的性命。

家龙赶回家时，父亲已经断气了，可是当他去触摸父亲的尸体时，父亲的手却铁钳似地抓住了他的手，空洞的大眼睛固执地盯着他。以后数日阴阳先生用尽了所有的法术也未能让父亲闭上眼睛，大家只好让父亲睁着眼睛入土了。

家龙是个缺少血气的人。五小姐的爱慕，只使他感到惆怅：那么金贵的小姐，哪里养得住呵！这么想着，便也渐渐心如止水了。

狱吏这一行，称不上体面，却有许多来路不明的银两。靠山吃山，罗狱吏管着一些人的自由，就免不了要做点自由与金钱的交易。因此，在红城，罗狱吏家也算得上个殷实户了。

年逾古稀的老狱吏见过了太多的生死荣辱，便把世事看淡了。他平平静静地收入钱财、替人消灾，也不管那是不是当事人应有的惩罚。罗狱吏并不打算把自己的行为同良心正义扯到一块。除了在钱财上比常人贪婪一点，他并没有别的性格缺点。他和蔼开朗，对犯人也不吝啬笑脸；倒是小女比他活得更有棱角，常常半嗔半娇地训责他，说他不讲卫生，或者挪动了她的东西。

罗狱吏是在五十九岁生日那天得了五小姐的，实在是儿女中最宝贝的一个，只可惜有了爱女却没有了夫人。罗夫人那时头发已经开始褪色，体态也日渐臃肿，只当是老年发福，万万没想到是有了身孕。

罗夫人生产后，下面一直淋漓不尽，人就跟着中了魔法似地一圈一圈小下去。可她并不当回事，只让老妈子到中药铺抓些益母草熬水给她吃，直到有一天她蹲茅房的时候，突然感到巨大的黑暗迎头劈来，来不及喊叫就丧失了知觉，这时全家人才对她的病重视起来。

罗狱吏到中药堂请先生。先生把脉后断定是胎衣没有落尽，找来接生婆证实，果然捡到的胎盘比常人小了许多。接生婆说：“我还以为夫人上了年岁，胎衣也老缩了呢。”

先生说：“那残留的胎衣可能还在子宫里，得用些下药，方能除净。只怕夫人刚刚生育，身体羸弱，再吃下药亏损不起。听说教会医院有一种手术可以用器械进入宫内直接进行清除，此方法立竿见影，不妨试试。”

罗夫人听了，苍白多皱的脸立刻羞得绯红。她坚决反对让教会医院里的洋医生给她治病。因为她不能接受那种邪恶污秽的治疗方法，为此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她在吃下打药的当天，就因血崩而丢了性命。

五小姐是让奶妈和女佣们带大的。大家明白小姐虽然稚幼，却也是主人，因此都顺着她，父亲对她的管教也颇为马虎，这使五小姐可以顺应天性自然成长，就连裹脚，老妈子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。因此五小姐有双同龄女子少有的大脚，使父亲在她的婚嫁上不知所措：上等人家，怕女儿脚大受气；平常人家又觉得委屈了女儿。这样五小姐的婚事从第一次提亲到最近一次提亲，中间已经隔了五六个春秋，却始终没个定论。在那个年代，十七岁的姑娘有的已经奶着孩子晒太阳了，这不免使罗狱吏暗暗发急。

那日，五小姐吞吞吐吐地告诉父亲南街绸缎铺有个伙计，罗狱吏听了并未立刻表示赞成还是反对，只是悄悄地进行了几次暗访，把顾家龙祖宗三代摸了个透。他把暗访的结果告诉了女儿，最后问她嫁还是不嫁。

五小姐咬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，一字一字地说：“他就是叫化子我也嫁。”

于是，罗狱吏便开始忙着请媒婆，找房子……

媒婆把话传过去了：一只凤凰执意要往鸡窝里飞。这让家龙的母亲怀疑顾家的祖坟上长了弯弯树，立刻颠着小脚去找家龙。母子俩隔着柜台嘀咕起来：“女方说了，也不是入赘，生了娃娃还姓顾。”

家龙听了，却没有喜悦，说：“那么娇贵，养在哪儿呢？”

顾老太太说：“她爸在给她找房子，而且也用不着你养，人家带着养身钱呢。”

家龙说：“妈，还是回掉吧，我们也别去贪那点福份。”

顾老太太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儿子，很肯定地说：“妈看这不是贪，是你命里的风光。”

然而无论母亲怎么劝诱，家龙就是不敢把自己的生活与光彩夺目的罗家五小姐联系在一起。他是个胆怯的男人，也没有野心，除了模样比普通男人英俊，再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。

这边家龙还在犹豫，那边媒婆已经开始跟顾老太太商量婚期了。母命难违，家龙就糊糊涂涂做了新郎。

罗狱吏为女儿寻找的房子也在南街，房子虽旧了些，但非常宽敞，大大小小十多间，更可喜的是有三间临街的铺面，无疑这将是这个新家庭的生计所在了。

房间沿轴线布置，左右并列，层层递进，中间是一方天井，天井里是两棵老银杏和一口井。由于银杏树的枝干过分繁茂，使房子只能在冬天树叶落尽的时候才能晒到太阳，因此空气里有一种霉味，仔细辨别却是白果皮腐烂时的气味。

从没有人尝试过为银杏树修枝剪叶，因为它的一枝不起眼的小枝移植下来也该是一棵不小的树了。那么粗大的树枝砍下来，不怕砸坏自家的房子，也怕砸坏邻居的房子，因此这树从古代自由地生长到现在。许多生命在它的怀抱中诞生死亡，却没有人敢奢望看到它寿终正寝。只有当落叶封住了房顶的亮瓦，覆盖了井

水，人们被满目枯黄和白果皮腐水的气味弄得心灰意冷的时候，才忍不住骂道：该死的树！然而渐渐连骂它的人也没有了，人们相信它沐浴了千年日月，早不是凡间俗物。于是，有人开始给他披红挂彩，焚香膜拜了。

无从考证是谁首先发现了老树的神性，就像无法考证是谁首先神化了传统一样。但对老树的敬畏却渐渐约定俗成，人们豁达地包容了白果皮腐烂时异样的臭气，也许还有人觉得它臭得独特，臭得有风格呢！总之，在罗氏住进那座四合院之前，银杏就已经修炼成两尊具有个性的神了。

房东在把钥匙交给罗狱吏的时候一再叮嘱：清明那天别忘了给树挂红焚香。罗狱吏没有去追究为什么非得在清明那天为树供香，只是以同样郑重的口吻把房东的嘱咐连同钥匙一起转给了女儿女婿。

房东原是罗狱吏的同事，共事多年，彼此有过一些照应。后来去了分州供职，大概混得不错，把老母妻儿也一并接去了。

罗狱吏本想把房子买下来，可房东执意要在故乡留下一点祖业，只同意把房子借给五小姐使用，不收租金，全当找人守屋。红城人忌讳房子空着，空房有绝后的寓意；再说，房子有人住着，还可防避老鼠和白蚁。的确，因为长期无人居住，许多老鼠白蚁早在这里安家落户了。

十余个狱卒身着官服，开进老房子为五小姐整修新房。他们在水井里用巨大的铁锅煎熬毒性很烈的白部草药水，用来洗刷地板、门窗和柱子，以治白蚁；又在墙角撒满拌有砒霜的炒黄豆，诱杀老鼠；又搬来长木梯，翻瓦、漆柱、粉墙。没几天工夫，房子便焕然一新了。

这是家龙和罗氏的新房，是一处崭新的人生戏台。

这以后的许多故事罗狱吏都无法知晓了。他安顿好女儿又拿

出些银两帮小夫妻在临街的铺面开了个当铺，来不及亲亲即将临世的小外孙，就在那年冬天悬梁自尽了。

罗狱吏一直在明暗两道中周旋，但年事已高，夹缝中做人早已力不从心，因此，一听说有人把他告了官，便索性一了百了了。官府里念他供职多年，非但不追究他贪赃枉法，反倒送来银两抚恤家属，这样，也算是保全了罗狱吏一生的面子。

三

那是光绪二十四年，顾家四个男丁还不曾有一个成家立业，仍由顾老太太总管家政，经济上兄弟间都不分彼此。因此，当家龙在城里安了家，兄弟们便把哥哥的家也看成自己的家，有事没事总爱上家龙那里息一息，看一看，渐渐屋里便堆满了箩筐、背兜、鸡公车、废弃的面粉袋、带泥根的菜苗和没有售完的挂面。

他们已经习惯在逢场的头一天就进城，在哥哥家里息一宿。有时玩得开心一住就是几天。他们都喜欢家龙的家。假如不是田里农活不能误时，他们真不愿再回乡下去了。三弟家清和四弟家成商量着要在城里开一爿面铺，这样兄弟间的来往就更方便了。

罗氏对顾家兄弟的行为还未从惊异中清醒过来，就像刚刚看到强盗破门而入，她只感到震惊。何况，那时候她还沉浸在新婚的种种奇迹里。那种惊心动魄的摇荡，不仅把夜搅得纷纷扬扬，似乎白昼也被夜晚的余波弄得有些颠簸。罗氏的心思在许多陌生的感觉上飘荡着，完全顾不上对顾家兄弟说三道四。她毫无怨言地帮着玲儿擦洗弄脏的地板，煮烫碗筷，拆洗被套床单，又把棉絮架到高处曝晒。凡是被顾家兄弟动用过的用品，她都要玲儿立刻洗晒。几次想问家龙，他们身上会不会有虱子，然而始终没有

说出口。

假如不是顾老太太搬进红城，这个新家庭的热闹与和平也许还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老太太一听她说媳妇怀了孕，就主动提出要进城带孙子。家龙是她的长子，可以想像她初为祖母的喜悦。

然而，罗氏却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女同那个憔悴的乡下老太婆联系在一起。当顾老太太挟着一捆尿布喜滋滋地走进客厅的时候，罗氏才突然发现她生活中不尽人意的一面。

其实顾老太太她是见过的，只是没在记忆中留下痕迹。结婚那天，她顶着盖顶被人拉去给顾老太太磕头。顾老太太混在一群年龄装束相似的老太婆中间，罗氏糊糊涂涂磕了头，压根儿就不知道究竟谁是自己未来的婆婆。她以为这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她喜欢家龙，喜欢他的腼腆和英俊。再说这场婚礼本来就不规范，不像罗家嫁女，倒像罗家娶女婿。罗家独自操办了一切，顾家不过是派了几位亲戚代表来凑热闹吃喜酒罢了。没有付出的一方，哪有权利要求尊严。罗氏心里没有一点新媳妇对婆婆的胆怯。因为门第悬殊，罗氏心安理得地把婆婆忽视了。

罗氏从未想过她选择了家龙，也就选择了家龙的母亲和家龙的兄弟姊妹。婆媳俩的矛盾从四目相视的第一眼就变得不可调和。

罗氏把靠近茅房的那间柴屋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，说是为了方便老太太晚上起夜。罗氏不允许在房间里摆放马桶，逼着老太太改掉几十年坐马桶的习惯，差点使老太太发生便秘。但阴处的事情又不便放到明处讲，最后，好歹总算挺过去了。这件事得以实施便确定了罗氏的家长地位。

然而顾老太太在儿子这里从未受过一句不敬的话，因此她也说不出媳妇的多少不是，只是心里不踏实。屋里的每一样家具、

饰品，她都感到陌生，她对罗氏总怀着一分抹不去的怯意。表面上她对媳妇很是敷衍，心里却狠狠地想：你就是皇亲国戚，也是我儿子下面的人！

想着自己做媳妇时婆婆对自己的种种刻薄，就想也抖一次做婆婆的威风。实际上，倒是罗氏常常柔声细语地刻薄她。一次老太太吃完饭，顺手从洗脸架上扯过一条毛巾抹嘴，罗氏立刻不愠不怒地说：“妈，你用的是我的洗脸帕。”说完就拿了那条毛巾反反复复洗了一个上午。

还有一次，老太太把自己吃剩的炖肉倒进盛肉的砂罐里，罗氏当着她的面把满砂罐热气腾腾的肉全倒了。

老太太说：“你怎么把肉倒了？”

罗氏淡淡地一笑说：“妈，你看错了，那哪是肉呵，那是洗筷子的水。”

这些事发生多了，老太太也有了对策，那就是矢口否认。即便是罗氏亲眼目睹，老太太也死不认帐。

罗氏觉得家里的一切都被老太太污染了，加上家清、家成因母亲在这里也更频繁地过来喧闹，罗氏感到自己赖以安身的家被人侵犯了。她没有办法使家园变得清洁安宁，就天天躺在床上生气，连夫妻生活也没了情绪，常常使家龙猴急半天，却不能得逞，只好把脏物射到裤头上，再讨好地拿给罗氏看，说：“看看，这么多，都浪费了。”

罗氏就没好气地说：“舍不得浪费，就留给你妈喂猪吧。”

家龙知道自家势弱，也不生气，照样用热胸膛去温暖罗氏的背。

家龙不能把真象告诉母亲，谎称罗氏病了。罗氏便索性病得脚不出户，生活起居都要家龙进屋伺候。

那时候，罗氏从娘家带来的丫头玲儿已经送回老家。那玲儿

越长越灵气，又仗着自己知道小姐与姑爷之间最初的来往，说起话来没轻没重的，常常忘了自己的身分；而家龙又不会摆主人的架子，主仆之间的话语来往颇让罗氏心里犯疑，干脆让她走人，落个眼前干净。现在，家龙忙于生意的时候，给罗氏端屎端尿、送茶送饭的活计便落到老太太身上。

老太太心里有气，就对儿子说：“我哪里是生养你的娘呵，我分明是你家的老妈子。”

家龙听了，心里受不住，晚上温存的时候便对罗氏说：“你在屋里捂了这么久，别真的捂出病来了，明天还是出门透透气吧。”

听了家龙的话，罗氏刚刚燃起的激情立刻冷却了，翻过身去把背向着他，冷冷地说：“眼不见，心不烦。”

家龙努力维持着谈话前的温情，把手放在妻子凸起的肚子上抚摸着说：“那就再请个佣人吧，反正娃娃都要出世了。”

罗氏说：“你妈不是来带孙子的吗，还请佣人干什么？就是真要请人也不该请佣人，而该给当铺里请个伙计，换出你的手，免得我劳累了你妈。”

家龙立刻说：“这也好，就把家清，或者家成叫过来，反正他们的挂面生意不景气，用不着那么多人手。”

罗氏推开丈夫坐起来正色道：“你不留后路，我可得留着。那当铺是我爸留给我的饭碗，你要不想做，就放下，我自己做！别老想着往里面放蛀虫。”

家龙听了无言以对，就叹了口气独自睡了。摆好睡姿，发现罗氏还直挺挺地坐着，侧头去看她，发现她早已泪流满面。家龙本来就是没有主见的人，见妻子这样，更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抱着她百般哄劝，糊糊涂涂应了她许多事情，这样罗氏才勉强同意熄灯就寝。